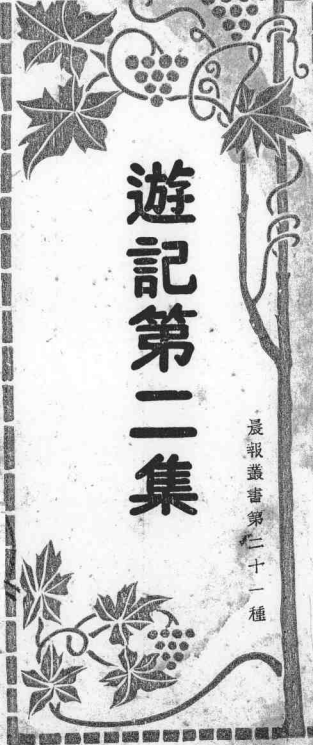




遊記第二集

晨報叢書第二十一種

晨報社叢書

第二十一種

遊記第二集

俞頌華著

遊記第二集

目次

旅俄之感想與見聞

一一—一〇八

引子(一)

赤俄之外交(四)

赤俄之經濟(一四)

赤俄之文化(二八)

赤俄之政治(四五)

農民問題

(五九)

赤俄社會實現之一斑(七五)

歐俄糧食缺乏的原因(九一)

結論(九五)

附錄羅秋白君莫斯科之耶穌復活節及五一節(一〇三)

俄國旅程預記

一〇九——一三五

勞農俄國之觀察

一三七——一四八

俄國之再造問題

一四九——一六二

列寧關於新經濟政策與政治啓明一篇演說之要點（一五四） 全俄蘇維埃第九次大會與財政及司法問題

（一五九）

例言

- 一 是集係輯俞頌華君四篇通信而成，與俞君同時結伴入俄者，尙有瞿秋白李仲武二君，而二君之通信，則俟他日另輯成書，
- 一 『旅俄之感想與見聞』文中，曾言關於五一節之莫斯科情形，秋白君已有報告，故本集於是篇之末，附錄瞿君通信一則，以便讀者參閱。
- 一 第一集中鮑梨肯孫福熙徐彥之三君遊記，均叙由海道赴歐，是集『俄國旅程瑣記』一篇，則述由西伯利亞鐵道赴德，取道不同，更有可觀。

旅俄之感想與見聞

俞頌華

引子

我自從一九二一年正月中旬入勞農俄國國境至四月底離開，在赤俄總共祇有三個月，所以對於俄國現狀很乏充分的調查和研究，我本想暫不發表我游俄的感想和見聞，以免唐突了這世界上簇新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但是凡知道我到俄國時，必定想要問我俄國最近的實況究竟怎樣，所以不得不將關於俄國外交經濟文化和社會狀況，就我在赤俄時所見所聞和所感想到的，略記一二，作一簡單的報告，總括的答覆。這一篇雖是一個總括的答覆，只因限於時間，却很簡單草率，須得請讀者原諒。

『布爾塞維克』這個名詞，日本人譯作『過激派。』我們對於『過激』兩個字，望文生義，總以為在布爾塞維克政治之下，必定有許多恐怖的現象。其實不然，

當我和我的旅伴抑秋白李仲武二君到莫斯科的時候，不但他們國內的戰爭已熄，即其邊境亦無戰事，正在那裡經營平和的經濟上的改造。所以絲毫不見有什麼可怖的現象。莫斯科京城裡的私家商店，差不多都沒有了，他們對於克服他們國內的大資本家，可算是完全勝利了。滿街的行人，衣衫襤褸的居多。我們在莫斯科，覺得日常生活，頗有些東方式。雖在歐洲，却覺得與在亞洲的中國差不多。麥沙列克氏（*Thors Carlgren Mestlyk*——記者按，他曼捷克斯拉夫新國的總統。）在他所著的一本『俄羅斯的精神』（*Spirit of Russia*）裏頭說俄國從他物質的文明看來，可分新舊兩部分。到俄國去的旅客，從西方入俄先經他波羅的省諸地，完全看見歐化的新俄，愈往東則漸入舊俄，而愈見其物質上歐化程度之低。這番話雖是麥氏在俄國未革命以前說的，而我覺其說的很切。我們到了歐俄，並沒有十分覺得身在歐洲，大約也就因我們是從東方來，而來的時候，正值他們因大戰大革命後而且在封鎖時期

物資缺乏的時候。

我到莫斯科之後，最注意的是蒐求他的書報雜誌並找人談話。可惜他們英文的書報比較俄文法文的少的多，而且我也沒有時間把他都細細看過。所以考察上所得的，除了日常所見之外，比較上從談話得來的資料居多。茲分以下幾節畧述於後：

二 赤俄之外交

原來一國單獨的實行很澈底的社會主義是極困難的，況且『世界的勞動者聯合呵，』(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是他們共產黨的口號，所以他們最注意的是和全世界的工人聯絡。

以俄國的地大物博而論，蘇維埃俄羅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斷絕關係，固未嘗不可。無如他們工業到底還未十分發達，機器也是不足，而他們的理想是在工業

和農業的電氣化，所以事實上卻不能不和世界各國有外交關係，以便締結商務上的條約。並且他們因大戰大革命和封鎖的緣故，日用必需品很告缺乏。所以對於無論東西各國，都願意有外交上的關係，以互相流通貨物。他們雖願意和東西各國結外交上的關係，但對於被壓迫的民族和對於非被壓迫的民族的態度與外交政策卻絕然不同。

他們最反對的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以前東方的高爾卻克，謝米諾夫，西方的譚尼金等，和布爾塞維克作戰，背後都是有別國幫他們的忙。他們以為這就是世界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激戰，因此對於經濟上被壓迫的民族表示一種很懇摯的同情。他們對於小國弱國既然有懇摯的同情，表示了好意，那東方小國弱國與西方的小國和戰敗國自然也和他们互相聯絡。土耳其，阿富汗，波斯，都派代表和他们締結條約。西方的喬治亞，阿米尼亞，也和俄國有密切的關係。並且喬治

亞也已改建蘇維埃的政府了。波蘭和烏克蘭，已與俄國訂和約了。奧國亦有代表在俄國。德國雖無正式的外交官在蘇維埃俄羅斯，而德國的外部派史堆雷博士(Dr. Paul Sailer)為經濟調查委員，到莫斯科調查俄國的經濟。

史堆雷博士有一天特地來訪問我們，詢中國近時的社會運動和政界的近況。我們因問他德國對於協約國的態度如何，對於俄國已否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他說：『德國已預備派大使到俄國。至於對協約國的態度，只能說德國願以能力所及的資金賠償協約國，逾此限度，德國不能承認。』後來果然協約國因德國不能如約交付賠款的數目進兵了。我嘗見俄國第三國際會報上有一篇論文，說德國現在直接受痛苦的，還是德國的士商階級，所以俄國願俟德國改建為工農民的國家後加以援助。話雖如此，實際上我看俄國和德國却是很聯絡的。教育委員長羅那却爾斯基(Luna-chursky)氏嘗親自對我說：『俄國因為紙缺乏，在德國設一印刷所專印俄文的新書

，分布各國，』可見俄國的邦交是親善的。加拉亨(Krihan)嘗說：『現在的國際聯盟是為少數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國家所壟斷的國際聯盟，東方被壓迫的民族應該集合世界的小國和被壓迫的國家組織真實的國際聯盟。』從這句話看來，也可見他們對於世界上所有被壓迫民族，都很有一種懇摯的同情了。

外交委員長赤采陵(Tchitcherine)嘗說：『我們要尊重民族的自決權。』而民族委員長史達林氏(Stalin)則更進一層說：『弱小的民族都有從大國分離而自己建國之權；因為譬如一個弱小的民族，聽其由自決而脫離甲國的拘束併入乙國，還是不算能很徹底的尊重小民族的個性。』他們對於以前屬於俄國的各小民族，一面尊重他們民族的個性，一反從前俄皇的同化政策，一面又專謀他們勞工階級福利的促進。從這一點看來，他們對於小國小民族的態度是很近於理想的，說他的主義近於一種新軍國主義，從現在看來，却很不確切。

此外還有一件可記的，即是我們在寓裡遇見一個蒙古的代表，他的名字是Oshtu Kouto。他是外蒙古人，代表南俄一個小國，叫克爾密芝共和國（Kalmeits Republic）。這小共和國裡面有二萬餘蒙古人，是中國元朝時移徙到那邊去的。那裏的蒙古人，據他說現在大多數仍是業農和畜牧。他現在到莫斯科，是為代表那共和國和那裏的蒙古人來與蘇維埃俄羅斯結經濟上的關係的。

他們對於弱國小國和被壓迫的民族的態度已說明了，如今再說他們與大國的外交關係，四強（Big Four）——英法美意——之中，他們所最要聯絡的是英國和美國。他們所以要聯絡英美和他們恢復外交關係，據我看來，最大的原因是因希望結商務上的關係，以便雙方的物質互相流通，以促農工業之發達。原來俄國原料的出品是很豐富的，木材，麻，煤油，皮料，以及礦產品等，本來是出口的大宗，他們現在極需要各項機器，以大規模的發達其工業和農業。所以不得不以自己的原料，

和工業先進國交換大量生產之機器。要達到這個目的，自然不得不委曲求全的和工業先進國結商務上的關係了。

列寧嘗說：『共產主義是蘇維埃制度加上電氣化。』現在俄國蘇維埃制度總算成立了，而農工業的電氣化還前途遼遠，於是更不能不和工業先進國結物質上互助的關係。所以除了欲與列強結商務上的關係外，還想用租地方法，招外國的資本家來俄國開發富源，以完成其共產主義物質上的條件。現在勘察加（Kamchatka）將為美國的租借地了，他們租借地的政策也可算實行開始了。他們現在還想招別國的資本家來經營別的租借地，別國的資本家也有像美國的資本家溫特列布（Vandriip），來與蘇維埃政府訂租借地（Concession）的契約麼？這却不敢豫測了。

總而言之，他們現在正着手平和的建設事業，物質上苦無憑藉，所以極力要和工業先進國發生經濟的關係。

按政治的關係而論，列強的政府是與蘇維埃政府不相容的。列強首先援助他們，反對黨，想假那反對黨的兵力來破壞蘇維埃俄羅斯。可是這種企圖已經失敗了。列強又用封鎖的政策對待俄國，可是俄國人民能忍耐他人所不能耐的苦，至今不屈。現在列強需要俄國的原料，俄國需要列強的工藝品，所以列強雖未正式承認蘇維埃政府，而商務關係却漸漸地在那裡進行了。

商務關係雖漸漸在那裡進行，然以政治上不相容的緣故，將來俄國即使能與列強的政府結正式的外交關係。我總覺得他們也是貌合神離的。況且法國現在不但與俄國結通商關係，並且明目張膽的反對。在法的俄國舊黨在巴黎開國民會議，法國還要承認他們。東方的日本對於俄國是專助舊黨，西方的法國也是如此。雖然日本與法國反對蘇維埃俄羅斯的原因不同，而其援助俄之反對派則一也。英美與俄絲結通商關係，或將來更進而承認蘇維埃俄羅斯，恐怕都是因為欲罷不能的緣故。牠

們的政府對於蘇維埃俄政府，我想是沒有十分好感的，所以照我的觀察而論，蘇維埃政府對於列強外交上卻處於孤立的地位。

蘇維埃俄羅斯對於列強，在外交上雖處於孤立的地位，然而對於列強的勞動者却很有聯絡。在他們共產黨國際大會又名第三國際大會(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or The Third International)。列強的工黨，社會黨，共產黨（凡屬於馬克思派的），都派代表，所以可以說蘇維埃俄國工人和世界的工人結有連帶性(Solidarity)。就這一點看來，蘇維埃俄國非但不孤立，而且國際的地位却又很高。

我於三月一日參觀莫斯科第三國際大會會所，由該會書記柏拉卻樂克君(Plachon)引導參觀各部，並見其總務部長 Beiko。這會所的建筑是華麗極大的，印刷部，編輯部，英法德意文的翻譯部，宣傳部，會計部，各國日報雜誌部，本國日報雜誌部等應有盡有，獨是各國日報雜誌部中不見有中國日報和雜誌，我問他們何

以沒有。他們說舊的沒有陳列，新的將來是要設法蒐集的。我參觀後，對那引導我的柏君說：這真是極好的組織，在一個極好的建築之中！

第三國際大會是結合全世界無產階級實行世界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革命機關，於一九一八年在莫斯科成立。他的國際運動的目的，是在希望全世界都取蘇維埃制，組織蘇維埃的大聯盟，再由這大聯盟完成一個經濟平等的統一世界。因此，他的主要的任務有以下三項，（這三項是第三國際會已決定的。）

(一)以聯盟為達到一個完全統一的結合的過渡辦法，故先圖各蘇維埃聯盟共和國間相互關係之鞏固與密切。

(二)各蘇維埃共和國相互結一經濟上的結合，非此不足以恢復被帝國主義所破壞之生產力，且又不足以謀勞農幸福之增進。

(三)努力創造統一的世界的經濟，這統一的世界的經濟 (Uniform Worldly

Economy) 是以一般的普遍的計畫為基礎而須由各民族之無產階級決定。

第三國際大會是赤俄發起，所以觀於以上三項也可窺見赤俄外交根本政策之一斑。赤俄最反對的是世界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所以凡有破壞這二種主義的勢力，他們都極力的歡迎援助。他們以為東方民族被西方的帝國主義所壓迫，所以東方民族的無產階級程度較低，而東方民族純粹的共產主義的革命也很難即時實現。但是東方民族的士紳階級設若有起而反抗世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運動，第三國際大會以為也要援助，因為一則可以減殺帝國主義的勢力，二則也可間接的使無產階級減少一重壓迫。赤俄對於東方弱小民族所以很表同情，且其所以似與東方民族有一種同舟共濟之誼之根本原因即在於此。

第一國際會是於一八六四年在倫敦組織。自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二年間第一國際會已建立攻擊資本主義團體的一種基礎。第二國際會是於一八八九年巴黎成立。

自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間第二國際會是無產階級運動的有力的組織，但在歐戰時稍失其國際的革命的特質。所以有第三國際會起而代之，這是第三國際會成立的原由。

二 赤俄之經濟

講到勞農俄國經濟上的特點，我以為有兩點最重要。這兩點是什麼呢，一點是分配政策，一點是工業的管理。

我們到俄國的時候，即見私家的商店差不多都沒有了。城市裡的人要什麼東西，差不多都要向政府領了証明書到貯藏部去領，即每天要吃的麵包也是由政府分配。那經管分配的總機關就是「人民糧食委員會。」如今且說糧食委員會的組織和政策。

糧食委員會的人員，按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R.S.F.S.R.）的憲法，是由人民委員會議指定，且歸由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定之人民委員會節制。至在各地方糧食委員會之主要機關，則有地方糧食分配幹部，州糧食分配幹部，縣糧食分配幹部。這些地方之糧食分配幹部，與各地方蘇維埃與各地方糧食委員會，都有指臂相連的關係，且於生產地方糧食機關和消費地方的工人之間也保持相當的關係。地方糧食分配幹部（Local Pro Cision Committee）由二部分人員組成，一部分是由地方議會選出而經地方糧食分配委員會認可的人員，一部分是地方糧食分配委員會推選而經地方議會（即蘇維埃）認可的人員。州縣糧食分配幹部的人員也是由地方分配幹部同樣的方法選定。

人民食糧委員得遣派委員分赴地方州縣的糧食分配幹部。此項委員得停止各該部議決案之與中央行政方針衝突或抵觸者，人民食糧委員又得遣派由工會蘇維埃機

關和消費地方所推舉的人員，到生產地方糧食分配幹部。惟此項人員不得過地方糧食分配幹部人員全數的半數。消費地的地方糧食分配幹部，亦得遣派代表至地方糧食委員會。在食糧機關之中，又有三部占特別地位者，即（一）工人之糧食隊，（二）糧食軍，（三）勞動監督部。

工人之糧食隊是由全俄工會議會的軍精局組織，其執掌如下：（一）登記食糧之收成與剩餘，（二）輸送糧食於倉庫，（三）對農民施行宣傳令其以餘剩之糧食供給國家，（四）對於食糧之運輸加種種助力。

糧食軍之組織與紅軍之組織略同，由召集志願入伍，堪勝軍事上之服務而健康稍遜，不能從軍者組織之。這糧食軍的職任是在強制農民之不肯以餘糧供給國家者提供其餘糧。

勞動監督部也是由工會之軍精局組織。這個機關的職分是對於食糧委員會與各

地方糧食機關推行階級的統治。自從一九一九年三月起，分配上的職務已大半改歸合作社調度，而糧食委員會則從事於新設定的分配機關的管理。

糧食分配各機關之組織，略如上述，茲再述糧食部分配之政策。

勞農政府對於糧食的分配，已苦心經營了三年了。他們決不以僅僅國家公平分配糧食為滿足，並且設法日常必需的消費品都歸國家分配。一九一八年五月至俄中央行政委員會（即訓令糧食委員會）着手大規模的國家分配日常必需的消費品於全體人民，以便商工業都收歸國家經營。同年十一月，又訓令糧食委員會設法由國家供給日常用品於人民。蓋勞農政府最初之計畫，即在取消私家商業，而由蘇維埃合作社會庫供給人民之需要。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間政府也本此計畫進行，一直到現在總算辦的粗有成效了；如今再總結的述其根本的方針如下：

（一）本乎國家供給人民以日常必需的消費品的原則進行，

- (一) 由國家專有各項主要的食糧，
- (二) 推廣國家貯藏物資的計畫，
- (三) 實行在農村集合的交換農產品與工藝品的方法，
- (四) 強制全國人民提供餘糧於國家，
- (五) 為集食糧與其他必要的消費品起見，與農民中專營私利者對抗，
- (六) 分配上用優待的條件供給食糧與日常必需品於勞工，此種優待條件對於非勞工並不適用。

蘇維埃俄羅斯之糧食機關與分配政策略如上述，然糧食分配上最優待者不止勞工，對於小孩，軍人，科學家，國家也是優待的。

依大體而論，他們的分配政策是很有理想的。倘使他們理想的政策，果能一一見諸實行，不但租稅要廢，金錢制度也要被他們打得粉碎。何以呢？他們政府果能

以工業品農產物收歸國有，由國家的公共機關分配，則所有贏餘都是國家的財源。倘使生產發達，贏餘夥多，國家便可把所有贏餘充政費，那裡還要租稅？他們要取消私家的商店，所以政府不但要設法以食糧由國家分配，並且還要把日常必需用品分配於人民，倘使果能完全辦到，金錢還有什麼用處？

雖然，諸君要知道俄國現尚不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蘇維埃政府四年來所做的，大半是消極的披荆斬棘，掃除一大部資本主義的組織，直到如今剛剛用全力來着手建設事業，現在所處的地位，純然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之過渡。他們經濟上的分配問題，不能發達其理想上的目的，也是當然的。況且俄國工業上是後進國，農民的智識也淺薄得很，生產很不發達，故要辦到照着理想解決分配問題，決不是短期間的事。現在他們政府在各城辦到分配食糧，分配一大部分日用必需品於都市的人民，已是十分艱苦，總算是粗有成效的了。他們經濟上的分配問題不能隨他

們理想解決，根本是在生產問題。所以現在他們並不急於去廢止租稅，取消金錢制度，而專注意於生產問題。

先前不是說過了他們不惜委曲求全的和工業先進國結經濟上的關係，并且歡迎外國的資本家來經營租借地，供給他們機器和資本麼？這就因為他們要解決分配問題，不得不先解決生產問題，要解決生產問題，又不得不和工業先進國與外國資本結關係，以達他們理想的目標。所以他們外交上才有這樣的策畫。

他們現在不但不廢止租稅，並且還要議稅法；不但不亟行取消金錢制度，並且向來禁止買賣和私人交易。而現在漸有准一部分小買賣的趨勢了。這是什麼緣故？我可以代他們回答說，因為生產問題沒有解決的緣故。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他們今後分配機關的組織和分配政策，不得不稍有改變了。

他們要議稅法是專為對付農民的。農民不願以所餘供給政府，政府強制執行，

又有傷農民的感情。並且去年俄國因天旱歉收，而一部分農民因政府令其供給所餘糧食，又不願多種，以致今年糧食問題格外困難。所以政府不得已而對農民課稅，使其自行多種，取消強制農民提供其所餘的辦法，免傷農民的感情。（我寫到這裏的時候，看見報上說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在議課稅法）莫斯科小買賣去年就沒有。他處小買賣也不多。近來我們跑到街頭看見有許多攤了糖果，糕餅，蘋菓，牛油等求售的，警察並不顧問，聽說政府對於這樣的小買賣並不禁止了。

我寫到這裡，覺得要把一件不合理的事或東西變到也合理想是不很容易的。要走路的路，因有種種障礙，有時不得不迂迴曲折的繞道而行，很難向一直線進行，而於人學關係社的改革尤然。這因人有習慣。社會有惰性的緣故。柯雷氏說：「世界上的人都有向前的生活，好像有一種不可窮究的生活的衝動在那裏向前工作，趨於各方面，而呈種種態樣，故就全體而論，人生是一種生長，或謂之適應的生

長。』這話是很對的。勞農政府於內政外交上有許多差誤（列寧於最近第十次共產黨大會上的演說，也承認以前的政策上有種種差誤），即因他們的改革是空前的，沒有別國和別的民族的改革可以做他們的參攷資料，他們的改革純然本着試誤的法則（Method of trial and error）進行，所以格外艱難。而他們對內對外的政策屢有改變，也就因他們要求適應的緣故。然諸君要知道他們的政策雖有改變，而他們根本的計畫，積極的理想，據我看來，却並沒有變更呢。

其次工業的管理問題。最高國民經濟議會（Supreme Council of Public Economy），是中央管理工業的機關，各地方則又各有地方國民經濟議會（Local Council of public Economy），每項工業都由中央總務部和國民經濟省議會管轄，各支分的工業則由縣管。凡管理工業的各機關，都以工會為基礎，即最高國民經濟議會中之監督部，也是由全俄工會之中央議會（All Russian Central Council of Trade Union）之同意

而組成，所以俄國工業的管理完全是工人參與的。然各工業單位，因求責任的凝集，效率的增加，則取單獨管理制。

他們以為資本主義的弊病，並不專在資本家的私有財產，而資本家的私有處理和統御工業的方法，也是資本主義很大的弊病，他們現在推翻了國內的資本主義，不但要令工人能處理（Manage）工業，並且要令他們能統御（Control）治理（Administrate）工業。要達這個目的，所以即以工會為訓練工人的機關。他們一面必令工會之中有共產黨分子。做不黨的工人的表率，一面令工會參與工業的處理和統御，同時又設法使工會能多吸收新的分子，並吸收青年和婦女為會員，就是這個意思。

他們的計畫是在改小工業為大工業而收歸國有，並以為小工業為實行共產主義的障礙，所以對於今後工人究應怎樣管理並統御工業，仍是一個未決的問題。當我們初到莫斯科的時候，他們對於工會問題已討論了好幾個月，異議很多。最近第十

次全俄共產黨大會開會，也未能把這個問題完全解決。

食糧的分配和工業的管理問題的大概情形已說過了，現在再略叙一二關於農業經濟的問題於後。

他們不但要應用大規模生產方法於工業，並且在農業上也要想應用大規模生產的方法。但是言之匪艱，行之維艱，所以他們只得先從『集合的耕作』（Collective-farming）做起。

集合耕作的團體現在俄國有三種：（一）農業生產公社。這是他們最進步的一種集合耕作的團體。團員不但共同耕作，共同管理農務，並且以消費餘剩下來的生產品完全提供於糧食分配部，以供國家平均分配之用。這種團體歸中央農業委員會與各地方公共機關節制。（二）共同勞動社。這是農民的自由結合，共作共管其農業上之工作，而於增進農民集合耕作的智識和習慣，也很有裨補。（三）集合耕種社

。這是合全村落農民共同施用公共的農具耕種全村土地的一種團體。這雖然是集合耕作團體中最低級幼稚的團體，而事實上却因目前農具不足，比較容易發達。

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在撤廢階級。列甯常說過『所謂撤廢階級，第一步是取消資本家與地主，第二步是消滅工人與農民間之差別，這第二步完全達到之後，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可以取消。雖然，要完全做到第一步，固然不是容易的事，而做到了第一步，對待農民中之階級却尤其困難。因為農民之中有專事工作的人，也有經營私利或私營農產品上投機事業的人。前者是共產社會的中堅分子，而後者是共產社會之敵，不能不制限其自由的。』蘇維埃政府現在要獎勵集合耕作，就是要慢慢的打破他們所謂實行了第一步後的困難，而培養農民共同耕作的習慣。俄國是個農業國，不是個工業國，這是大家知道的。所以今後的農民問題是俄國最重要的問題。

俄國多數的農民是缺乏知識的，然而他們極能耐苦，却也是個很大的優點。俄

國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政府一面解放農民，使他們得充分的自由，一面即徵取他們的餘糧以平均分配於全國國民。然對於農民，當他們已了解共產主義，却未免失於太樂觀了。政府徵取他們的餘糧，他們每每對於政府不滿意，今年三月第十次共產黨大會中都主張政府須保護農民，用課稅的方法代替徵取均配的方法。故政府即發一命令，布告農民，一俟課稅法議定，隨即實行，並聲明所課之稅並不苛重，俟與各國通商之後，稅率還要減輕。又勸農民盡量多種，除納應課之稅外，政府並不徵取農民之所餘，農民除按法律納稅外所餘概歸農民私有。這命令經中央各委員會長簽字後於三月中旬發布。這是完全出於他們蘇維埃政府對待農民的一片苦心。

俄國蘇維埃政府現已着手經濟的改造事業，對於農工業的開發異常努力。但是他們經濟的改造事業上有二種急切的需要，即他們需要機器是物質的需要；他們需要工人農人知識技能的增進，又是一種精神上的需要。這兩種需要也可以說是他們經濟改造事業上的兩個難關。對於第一層難關，他們想用和各國通商與實行租借地的辦法來打破他。對於第二層的難關，治標的方法是共產黨的社會運動，和生產宣傳，治本的方法不消說就是教育。現在他們對於這些方法正在那裡用全力來貫徹，因他們能否克制這兩重困難，於他們經濟改造的成敗——即共產黨實行其理想的成敗——有重大的關係。

但是讀者諸君要留意，俄國現在於分配問題，已有了相當的辦法。他們分配問題雖不能完全解決，然多半是因生產問題上發生出來連帶的關係使他們難於完全解決。所以他們現在用全力來灌注到生產上去。凡是工業後進國，設若於分配問題尚無辦法，則當然應當對於生產問題分配問題兼籌並顧，不可單講生產問題而謂分配問題可以不管。